

自焚谎言十二载 人心觉醒声援反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氏集团动用整部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 为了实行“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的灭绝政策, 不断制造假新闻, 编造一连串自焚、杀人、敛财等弥天谎言, 企图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其中荼毒世人最严重者, 莫过于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事件”。

天安门自焚伪案 漏洞百出

如果把十二年前的中央电视台“天安门自焚事件”录像画面进行慢镜头分析, 便会暴露出很多疑点, 说明这场“自焚”事件完全是一场精心布局的预谋与骗局。

一、在“自焚”事件中被大面积烧伤的小女孩刘思影气管被切开后四天就能接受采访并能唱歌, 被医界专家质疑。

二、《焦点访谈》录影证实, 刘春玲没被火烧死, 却被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倒下。央视天安门自焚镜头的慢动作重放证实, 刘春玲是被警察打死。

三、天安门巡逻的警察几分钟内从两辆警车里拿出二十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应付该起“突发事件”。

四、北京积水潭医院治疗“自焚”大面积烧伤者, 不作任何防护, 允许记者近距离采访, 完全违反医学常识。

五、“王进东”的衣服已被烧焦, 但最易燃烧的头发还在头上, 他腿间的盛满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在他喊出似是而非的口号之前, 警察手中的灭火毯在他头上悠闲地摇晃很久, 毫无灭火的急迫。

六、在央视和新华社的“自焚”报导中, 先后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王进东”。台湾大学语音识别实验室受“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委托, 对王进东的声音作了语音鉴定, 得出明确结论:《焦点访谈》第一集中的王进东与后来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人。“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可靠途径查获: 参与“自焚”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



图: 央视天安门自焚镜头的慢动作重放证实刘春玲是被警察打死

不仅上述造假的凿痕太过明显,《华盛顿邮报》在二零零一年二月四日头版头条发表了调查报告《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当众自焚的动机乃为加强对法轮功的斗争》。邮报记者亲自到死亡的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 邻居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刘春玲炼法轮功。

《伪火》影片获奖 真相广传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该年八月十四日在联合国会议上, 就天安门自焚事件, 强烈谴责中共当局“国家恐怖主义”的行为: 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对法轮功的构陷, 涉及惊人的阴谋与谋杀。声明中说: 从录影分析表明, 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 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令中共极度难堪的是,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八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 从各国参赛的六百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 获得第五十一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该奖项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 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伪火》影片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 揭示了“自焚”案的诸多疑点, 从而证实了整个事件是中共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伪案。

为了阻止“自焚真相”的传播, 江氏集团曾下令对电视插播“天安门自焚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杀无赦”,

导致长春法轮功学员刘成军等多人被活活折磨致死。影片《伪火》在海内外广泛传播, 法轮功学员慈悲坚定地讲真相, 使无数民众了解了“自焚真相”, 也认清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大批民众声援反迫害

法轮功学员十三年不畏强权, 无惧暴力, 以真实对谎言、以和平对暴力、以善良对残酷, 锲而不舍地向世人讲真相, 揭露谎言, 唤醒人的善念良知, 真相已大白于天下。无数的世人被法轮功学员们真诚、慈悲与坚定的信仰所感动, 开始加入反迫害的行列。

从二零一二年二月至今, 大规模民众联名上书反迫害事件频频发生。河北省泊头市富镇周官屯村三百多户村民联名按手印、加盖公章要求释放法轮功学员王晓东, 撼动中共中央政治局; 河北正定县七百多位民众集体自发联名声援营救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李兰奎; 河北唐海县五百六十二位村民按手印支持释放法轮功学员郑祥星; 黑龙江则有一万五千民众站出来支持为父鸣冤的秦荣倩(其父秦月明因坚持信仰法轮功而被当局关在监狱中酷刑折磨致死), 在她的《喊冤昭雪书》上签名并按上大红手印。迄今大陆已有一亿三千多万有识之士退出了中共的党团组织。

大批中国民众面对中共暴政, 挺身选择正义的壮举, 是人心觉醒及全民反迫害的开始。◇

独特的新闻

(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在辽宁某镇有一村级公路,这段路呈九十度拐角,而且是上下岭,地势很不好。每年一到下雪的时候,车辆通行非常困难,很多小车爬不上岭只能绕道行驶。这里也出过车祸,长久以来无人管理。

附近有几位法轮功学员看到这种情况,大伙合计:我们是修真善忍的,师父要我们事事处处考虑别人,对所有的人都好。别人不管,我们应该来打扫。于是大伙每到下雪天不管天多冷,都来扫雪,有拿铁锹铲的,有扫的,有往路上撒炉灰渣防滑的。有时车碾的雪都压成冰了,他们就一点点用锹铲,虽然费力,但是大家都默默地配合,坚持把路上的雪清理干净。

刚开始头几年,人们都很好奇,争相打听谁在扫雪?法轮功学员一边扫雪一边向路人讲大法真相,刚开始有人不理解问“你们一天挣多少钱?”时间一长知道的人多了,扫雪的是法轮功学员!

扫雪过程中有很多感人的场面:司机路过这段路时高兴地按喇叭,有的特意高喊:谢谢你们!很多司机真诚地竖起了大拇指。车上的乘客和路

我曾在私人建材工程公司的一个商店卖货,就我一人,经理经常忙大工程,不在商店。当时进铝合金材料都是按斤来算,按个(根)卖,经理也不点库存,也点不过来。遇到一些小工程,经理还从商店拿材料,而且从不计数。总之,一般人感到我这工作动心眼就有“活钱”。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三百元,可一根铝合金方管就能卖七、八十元,几个螺丝也好几块,而商店少几根管根本没人能察觉,更别说少一把螺丝、几个钢钉了。

我学了法轮大法后,懂得了“失”与“得”的关系,知道做好人是要用心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心正身正师父才要我这个徒弟的。不按师父的教导去做,光练动作,那不算是炼法轮功的。“真、善、忍”虽然只有三个



人也议论纷纷:“谁说人家法轮功不好?不好怎么别人不来扫雪?”“你看信这个教、那个教的怎么没人来扫雪?”“人家法轮功年年扫雪都不走形式,真了不起,还是人家法轮功好啊!共产党员都哪去了?就知道贪污腐败!”车上的乘客有微笑的,摆手的,竖大拇指的,争相观望,一脸惊喜。

最让人感动的是,今年冬天有几位售票员准备联系常年走此路线的几十辆客车司机要给法轮功学员买年货。有位村干部要给他们写表扬

信。法轮功学员扫雪已经成为当地独特的新闻。

从二零零零年至今多年,每逢下雪他们从不间断。这条路每天路过上千人,大伙一传十,十传百,一到下雪天这件事就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在人情冷漠的现实社会,在道德急剧下滑的今天,在金钱至上的年头,法轮功学员扫雪这件事让很多人看到了希望,使很多人明白了真相。当地人只要一提到法轮功就会想起这件事,法轮大法的美好在人心目中深深扎下了根。◇

守着“活钱”不赚



字,可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要百分百地做到,确实是很难的。我是大法修炼人,再难我也要按师父的要求做好。因此我不但不拿不占商店一分钱的便宜,还要求自己连贪占便宜的想法都不能有。

公司有一个领工,有时拿公司的建材干私活,想给我点好处,少算点钱,我没答应。一次,他自家改装,

暗示我经理不在就别要钱了,反正材料没数。我对他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们师父要求我们什么时候都得做一个好人,做事要对得起良心,那样做骗得了经理可骗不了自己的心,“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啊!那样对你、对我都不是得便宜,而是失去了自己最宝贵的德啊。当时他不理解,怨恨我死心眼。可他心里知道炼法轮功的都是当今社会难得的好人,他后来自己开铝合金商店,几次商量高薪请我去他家卖货。

在生活 and 工作中我努力按照师父的教导做人,做更好的人,不知不觉中的病全好了。我知道是我按照师父的高德大法做人、做事,顺应了宇宙“真善忍”的特性,师父帮我消去了病业,使我身心健康,道德高尚。◇

网岭监狱“610”洗脑班恶行曝光

(明慧网通讯员湖南报道)湖南省“六一零”(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二零一二年在湖南省网岭监狱六大队办了两期洗脑班,强行“转化”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以下是洗脑班的部分迫害手段:

第一步,强迫看诬蔑法轮功的录像、录音资料,用谎言及佛教理论欺骗法轮功学员。为了诱骗刑事犯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省“六一零”人员承诺:每“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奖赏十到二十分的减刑分,对刑事犯说:你们要二十四小时监视法轮功学员的一言一行,并做全方面的记录,你就是我们的眼睛,你就是一台摄像机,任何情况随时汇报。

第二步,高强度的精神迫害和折磨。刑事犯三人一组监视法轮功学员

的一举一动,把睡眠、吃饭、喝水、如厕的时间都控制到最少,经常是凌晨两、三点才准休息一下。省“六一零”人员不断找法轮功学员“谈话”,企图摸清法轮功学员的思维,进一步摧毁法轮功学员的意志。部份被指派的刑事犯为了得减刑奖赏,随意对法轮功学员拳脚相加。

第三步,把法轮功学员亲人叫到监狱里配合作“转化”工作。

第四步,强制法轮功学员超负荷奴工劳动,榨取钱财。

善恶有报是天理。有个刑事犯为了得减刑分殴打法轮功学员,遭了恶报,还没得到减刑分,就接到妻子得绝症的消息。“六一零”洗脑班教人作恶,害人害己,搞了一个多月,提前破产。◇



大法弟子狱中画《浊世清梅》

中共政法委的罪恶与政法系统人员的赎罪

【明慧网】中共十八大后,各级政法委均有大祸临头之感。先是政法委书记不再担任政治局常委,继而政法系统官员被查办与自杀的事件频发:一月八日晚,广州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祁晓林自缢身亡;一月九日晚,甘肃武威市凉州区法院副院长张万雄从法院六楼跳楼身亡;一月九日,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被免职;一月十五日,媒体证实原湖北省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吴永文被中纪委调查;一月十六日,中共通报了汕尾市政法委书记陈增新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立案调查等。

其实,中共政法委的危机从它迫害法轮功以来一直存在着。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来自民间及国际上的谴责很多直指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法系统。被称为“血债帮”的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恶徒,大多是在政法系统内。中共公安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检察院、法院按照政法委的意图陷害法轮功学员,看守所、劳教所、监狱及各种非法囚禁法轮功学员的黑监狱在具体实施着对法轮功学员的摧残。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犯罪,

几乎都与政法委有关。

中共早期为栽赃法轮功而构陷的诸如“围攻中南海”、“天安门自焚”、“傅怡彬杀人”、“浙江乞丐毒杀案”等伪案,全是政法系统一手炮制的。中共恶徒所使用的酷刑及暴力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也同样由政法委操控。十多年来,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劳教者达数十万之众,被非法拘禁者高达百万,中共政法委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迫害法轮功始终是“血债帮”摆脱不了的罪恶。为了开脱罪责,手下亲信被当替罪羊推出的例子很多。例如,天津市原政法委副书记李宝金被判死缓。在向李保金调查天津市政协主席、政法委书记宋平顺时,却发现他在狱中被灭了口。二零零七年六月四日,宋平顺被发现在其办公室内死亡。知情人透露,当时对抗江泽民的中共高层正在秘密调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证,此二人被灭口的原因与掌握江氏“血债帮”太多罪状有关。

本文开头提及的五起案例,既包含江氏集团自身“断尾求生”时对下屠杀灭口的情况,又包含政法委被削权

后受到惩治的情况。这些情况已足以使政法委官员,特别是对法轮功欠下血债的不法官员人心惶惶了。

明慧网一月十五日,针对政法系统官员的自杀有篇评论:《自杀不是出路 赎罪才是出路》,其中写道:逝者已逝,无法挽回。在此我想对有自杀念头的中共官员说:不要自杀!不要罪上加罪!生命是可贵的,最该死的是江泽民。想自杀的人说明还有良知,那么就用这良知把你知道的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内幕揭露出来,将功赎罪,帮助还在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神佛是慈悲的,会帮助改邪归正的人。只有那些一意孤行的恶徒,才是中共的替罪羊。

对法轮功十三年迫害的残酷程度,政法系统的人最清楚。法轮功学员是不是最善良的人,他们也最清楚。迫害即将被制止时,法轮功学员仍以最大的宽容等待着他们的觉醒与赎罪。如果不能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缘,那等待他们的下场只能是最可悲的。

政法委的罪恶如此之重,被清算的时刻必将到来,犯下罪行的官员能否自我救赎就在一念之间。◇

迫害中，支持法轮功的人们得福报

【明慧网】法轮功遭受迫害这么多年，很多人渐渐看懂了法轮功是什么，中共在干什么，不再为中共谣言所惑，以自己的良知善念默默支持法轮功学员。这样的善行是出自本念的，善良人就会得到上天护佑和大法给予的福报。

我帮助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师父救了我

我是某市市级机关处级以上干部。在法轮功受迫害前，我曾听过大法师父的二个小时讲法。至今我时常想念当时的情景。

二零零二年，我正因得晚期直肠癌而到处求医。那时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最严重时期，我认识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被关押，中共企图将她入罪。我觉得人应该有良知，特为她写了证词，证明她一天都在我家，并出庭为她作了无罪辩护，让那些人企图对她判刑十年的计划落空了。

我就做了这一件事，所患癌症就彻底消失了，从此我身体健康。我虽不是大法弟子，但我是大法的崇拜者，在大法弟子被迫害时，我说了公道话，法轮大法师父就给了我这么大的福报。我感恩不尽。谢谢大法师父！

姨父护大法 严重创伤得康复

没修炼的老姨父很支持老姨修



炼法轮功，特别是中共迫害大法后，老姨父不但不害怕，还经常为大法说公道话。大法弟子发真相资料没去过的地方，他领着就去了，有时自己也拿真相资料发，还常把同事带到家里看真相光盘，也保护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

一次要过年了，恶警到他家骚扰，他义正词严地对恶警说：“法轮功怎么了，要都像法轮功这样，咱中国还好了呢。你们不让我过好年，我

也不让你们过好年！”恶警听了灰溜溜地走了。

去年，老姨父不慎头部摔成重伤，被送医抢救。医生说：已经没有抢救价值了，即使抢救过来也活不了几天。结果，手术半个月后，他竟奇迹般地苏醒了！医生很吃惊：头部伤得那么重还能活过来，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例子。现在老姨父已康复，大家都说，他是善待大法与大法弟子得福报了。◇

历史告诉我

大跃进年代，刚入初中的我同其他师生一起投入了大炼钢队伍，一边唱着“1080 万吨钢呀呵嘿”，一边把校园建筑内回廊楼道的古色古香的镂花钢铁铸件护栏锯下来，运到操场上自搭的土高炉去烧。我问老师：这么好的东西锯了多可惜，放在这炉里能炼出钢铁么？老师把眼一瞪：“想偷懒是吧，听党号召没错”。

当时有一个右派在我们劳动组内接受监督改造，听说他原是教研组长，后来相信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向党提了意见就被划为右派了。从此惨了，不让教课，去扫地打杂。在我印象中他从不说话，却有一次在我锯铁栏时小声说，别锯得太稀，以免以后发生安全事故。不料，竟有人告发了，老师来问我他同我说

了什么，我如实回答了，想不到的是为此事竟开了批判会，还要我在会上揭发右派破坏党的号召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的罪行。当时，我站在批判会上低着头涨红着热辣辣的脸，噤着如实说了一遍他同我说的话，那情景犹如我自己在挨批判。

这件事，特别是后来发生的更令人心碎的事——由于拆稀了楼道的防护栏，我一个要好同学竟失脚窜出三楼跌成了重度残废。两件事的叠加产生的共振效应，在我心中罩上了终生挥之不去的负罪感阴影。临初中毕业离校前夕，我恋恋不舍地在校园里兜一圈时，发现一个杂物间里堆着当年我们的辛勤劳动成果——锈渍斑

驳的一堆烂铁，旁边散乱着依稀可辨的“15 年赶超英国”等横幅。“听党号召没错”？想起老师的训诫，又联想起我愧对的那个右派好人和终生卧床的残废同学，连串的问号始终困扰着我的少年时代。

90 年代中期听说了法轮功。第一次是听晨练的一个拳友说起的，当时并不在意，认为不过是一种气功而已，自己也在练气功，想以后有机会同其交流切磋，探讨功法。不料后来从电视、电台和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听到看到了打压法轮功的报道。多年积累的观察问题的经验习惯告诉我，这又是一场共产党的声势浩大的迫害运动，而且对象肯定是一群好人。（节选自《一个普通中国人眼里的共产党与法轮功》）◇